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王丙珍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 黑龙江 加格达奇 165000)

摘要: 对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鄂伦春族而言, 文学担当着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重任, 传承着鄂伦春族的民族精神, 弘扬着人类共同的生态文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语境中,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要构建新的鄂伦春族文学批评话语, 探索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 强化鄂伦春族文学的多元共生, 最终达成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对话。

关键词: 鄂伦春族; 文学研究; 全球化; 对话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中华民族文学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 鄂伦春族文学是其中的一块坚固基石,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与特殊的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鄂伦春族文学凭借着源远流长的口头民间文学、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 独特的生态文化视角与纯朴的艺术手法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 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鄂伦春族只有语言, 却没有民族文字, 现在族人通用汉语言。我们通过解读鄂伦族文学作品, 可以了解鄂伦春族的历史发展、社会面貌、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对开发与建设边疆文化, 促进中国北部各民族共同发展,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我国鄂伦春族书面文学基本上是近 30 年才出现并发展起来的, 鄂伦春族作家不仅在本民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

一、国内外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相关成果

鄂伦春族研究是一个国际研究领域, 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的学者都曾对鄂伦春族进行田野调查与学术论述, 涉猎过鄂伦春族的民间文学活动。早在 17 世纪, 俄罗斯学者就进行了记述和研究工作, 1692 年, 荷兰人威特森第一次发表有关通古斯语族没有文字的语言学材料。1810 年, 日本学者间宫林藏根据两次实测口述著成《东鞑纪行》, 记录有关鄂伦春族地理、风俗的内容。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的 P. K. 马克于 1859 年出版《黑龙江旅行记》, 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和领域。20 世纪 20—40 年代, 俄罗斯著名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史禄国出版《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与《通古斯人的心理情绪》, 两者属于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放以后, 由于中国国情的变化, 各国学者来国内进行鄂伦春族田野调查已不可能。改革开放后, 国际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才成为可能。90 年代以来, 致力于鄂伦春族调查研究的日本、韩国、美国与加拿大的学者, 从非学术转向纯学术研究, 主要涉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和语言学领域。因此, 国外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不是独立的, 也不能自成体系, 而是散见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文献资料中。

在我国,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开始的, 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20 世纪 20—70 年代末,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起点与方向。1924 年, 姜松年《黑龙江省鄂伦春近日状况》发表于《地理学杂志》。1940 年, 汪海镜《鄂伦春族的风俗习惯》发表于《东北》。

1948 年, 钟吕恩《索伦族与鄂伦春族》发表于《边政公论》。^[1] 1956 年, 秋浦出版《鄂伦春人》。1957 年, 内蒙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翻译《满洲鄂伦春族研究》; 2 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鄂伦春族情况》。1959 年, 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黑龙江民间故事选》。1963 年,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印制《鄂伦春族简史简志

合编》。1959 年以来, 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写《黑龙江省呼玛县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情况》、《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史料摘抄: 清实录》、《鄂伦春自治旗木奎高鲁、爱辉县新生村和逊克县新鄂村补充调查报告》。70 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展开大量有关鄂伦春族民间文学的调查、记录和研究, 主要有隋书今、巴图宝音等人。1978 年 7 月, 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编印《鄂伦春族民歌》; 9 月, 秋浦出版《鄂伦春社会的发展》。

(二)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末,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复兴与历史机遇。1980 年, 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编写《鄂伦春歌曲选》; 隋书金整理《鄂伦春民间故事》; 张凤铸与蔡伯文编写《鄂伦春民间文学选》。1981 年, 中国民歌集成内蒙古自治区卷编辑委员会印《中国民歌集成: 内蒙古自治区分卷·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分册》; 鄂伦春自治旗文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办公室编《鄂伦春自治旗文艺作品选编》;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化局编《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鄂伦春民间故事集》; 萨希荣编著《简明汉语鄂伦春语对照读本》。7 月, 内蒙古文联召开首届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创作会议, 通过这次会议不仅结束了鄂伦春族没有书面文学的历史, 同时也产生了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敖长福。1982 年 5 月,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 主办文学期刊《鄂伦春》。1983 年, 鄂伦春族自治旗文化馆创办《鄂伦春文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鄂伦春族简史》; 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游猎社会的鄂伦春人》;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黑龙江分会编《黑龙江民间故事选》; 黑河群众艺术馆出版《刺尔滨河》。1984 年,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内蒙古分会编著《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资料汇编》; 呼伦贝尔盟文联民间文学研究会出版《呼伦贝尔民间文学》; 《黑龙江民间文学》之 11 集为鄂伦春民间故事专集; 巴图宝音搜集整理《鄂伦春族民间故事集》; 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记录了珍贵的鄂伦春族文学资料。1986 年, 《黑龙江民间文学》之 17、18 集为鄂伦春民间说唱、叙事歌专集; 胡增益编著《鄂伦春语简志》。1987 年可谓“民间文学集成年”, 《大兴安岭民间文学集成》、《呼玛民间故事集成》、《呼玛民间歌谣谚语集成》、《塔河民间文学集成》、《黑河民间文学集成》、《黑河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相继出版。1988 年,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出版《鄂伦春传统民歌》; 隋书金编《鄂伦春族民间故事选》; 加格达奇区三套集成编委会编印《加格达奇民间文学集成》。

1990 年, 富育光著《萨满教与神话》。1991 年 2 月, 王朝阳采写《鄂伦春民间故事集: 花姑娘》; 5 月, 赵复兴出版《鄂伦春族游猎文化》; 6 月 8 日, 为了弘扬鄂伦春族文化精粹,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成立鄂伦春民族研究会, 主办学术期刊《鄂伦春研究》。1993 年,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成立鄂伦春族研究分会, 每年年会形成会议论文集; 孟淑珍整理《鄂伦春民间文学》; 娜日斯编《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谚语精选》; 徐昌翰、隋书今、宠玉田的《鄂伦春族文学》出版。1994 年, 乌热尔图主编我国首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短篇小说选》。1995 年, 《中华民族故事大系》之 15 集为鄂伦春等族民间故事的出版。1996 年, 刘铁梁编写图文并茂的《中国各民族神话——鄂伦春、朝鲜、赫哲、鄂温克、达斡尔》。1997 年, 峻林、国富、宝华的《鄂伦春民间故事集成》出版。1998 年, 鄂伦春族学者关小云与王宏刚合著《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1999 年, 吕大吉等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鄂伦春等族卷》; 张璇如等《北方民族渔猎经济文化研究》出版。

(三) 21 世纪初至今,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2000 年, 鄂·苏日台出版《鄂伦春狩猎民俗与艺术》; 黄任远《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研究》。2001 年, 张碧波与董国尧出版《中国北方民族文化史》。2002 年, 白银纳乡志编辑组印制《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志》。2003 年, 两位鄂伦春族学者关小云与韩有峰分别出版《大兴安岭鄂伦春》与《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2005 年 8 月, 首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民族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探讨了民间口头文化、宗教文化及民族文化开发与利用等问题; 10 月, 白亚

光与暴侠主编《鄂伦春族民歌选》。2006年,鄂晓楠与鄂·苏日台《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汪立珍《满一通古斯诸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吴雅芝《最后的传说:鄂伦春族文化研究》、何群《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变迁》出版。另外,2006年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2007年的《中国歌谣集成·黑龙江卷》与2008年的《中国谚语集成·黑龙江卷》的出版可谓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里程碑。2007年,毅松、涂建军与白兰合著《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化研究》;关捷《东北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2008年,刘迁编著《二十世纪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小说集粹》;陈辉主编《鄂伦春原创金曲80首》。2009年,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选编《黑龙江少数民族优秀歌曲选》;王为华出版《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贺兆坤《森林骄子鄂伦春》。2010年,关小云、王宏刚《鄂伦春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

纵观国外鄂伦春族研究史,其研究内容基本划定在民族学与人类学领域,致力于民族志与民俗民风方面的研究,并没有独立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专著。国内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经历了从收集、整理、编译到文化研究的历程。解放前夕,鄂伦春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所以,对鄂伦春族文学的大规模普查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古老的文学艺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在文学资料收集、诗学理论的普及、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鄂伦春族作家及作品批评、鄂伦春族文学的宏观解读等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这为全球化语境中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在资料准备与理论建设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处于起始阶段的主要任务与贡献是原始文字及影像资料的积累,其特点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在民族识别、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方面,鄂伦春族文学存在于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农牧业科学家的田野工作发掘的资料或调查报告及史志文献中,如杨英杰《黑龙江省、兴安岭里的鄂伦春人》、陈玉书《关于鄂伦春族的来源》,整理出来的鄂伦春族民间文学资料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或区域文学合并成册,成为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重点是传说、神话与民歌。20世纪80年代是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高潮,研究者包括鄂伦春族地区文联、作协、鄂伦春族作家、鄂伦春族文学工作者、专家、学者,主要研究方式为集体合作攻关。1982年起相继创办的鄂伦春文学研究期刊,“这些刊物忠实地记录了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诞生和成长的经历,从中也走出了这些民族的第一代诗人、小说家。”^[2]当时的文学艺术研究是为现实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服务,更侧重于鄂伦春族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现状及未来发展的研究。同时,鄂伦春族纯文学研究成果开始繁荣起来,论文主要有刘卫民《鄂伦春文艺》、孟淑珍《鄂伦春民间文学四十年概观》、《鄂伦春民间文学艺术主要形体名称及其语源、语义》和《鄂伦春民间文学的汉译与整理》、赵复兴《鄂伦春族文学简论》、孙桂林与赵广兴《口传的历史——谈鄂伦春民间文学》。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侧重于语言学与文学类型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术界在阿尔泰语民族文化方面的探讨,“李树兰、王庆丰、清格尔泰等人多次对锡伯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赫哲语以及残存的满语口语进行了调查。”^[3]众所周知,语言是背景性质的东西,文学则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与科学、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等,属于语言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领域,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区别在于它是以语言作为基本手段,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诗人“把诗的构思描述为在成为诗的语言具体化过程中,世界和灵魂达致的和谐。他们所描述的就是韵律的经验。变成了语言的诗的结构保证了灵魂和世界作为有限的东西相互诉说的过程。正是在这里,语言的存在显示出它的中心地位。”^[4]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特点是将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与活的鄂伦春语言结合起来,重点是与其他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

究。历史上,达斡尔族、鄂温克族与鄂伦春族共同生活在内兴安岭和外兴安岭之间、黑龙江两岸的广阔地域内,从事农业、或狩猎、或半农半猎,有着生产、生活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关系。鄂伦春族文学作为“三少民族”文学之一,种种相似与差异导致三者文学的并列与对比研究,其中论述鄂伦春文学与作家的部分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文学文本的具体阐释到文学规律的宏观研究,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已被推到理论化的层面,具体表现在诗学理论的普及、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鄂伦春族作家及作品批评与鄂伦春族文学的宏观解读,综合性考察及各文学类型的研究论文有田桂珍《历史的印记——鄂伦春族的神话传说》、郑勇《鄂伦春族民歌浅析》、马名超《中国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新发现——论鄂伦春史诗“摩苏昆”》、白杉《鄂伦春民间故事简论》和《鄂伦春民歌格律》、白水夫《鄂伦春族人类起源神话探奇》和《鄂伦春族神话研究》、韩有峰《试论鄂伦春民间文学瑰宝——“摩苏昆”》、王丙珍《鄂伦春族萨满神话的传承与变异》、黄任远与王为华《开放的本土意识下的渗透、兼容与独立——黑龙江省三小民族创作文学之比较》等。其中,比较典型的学术论争例子是“摩苏昆”文体研究,鄂伦春本土民间文艺家和学者孟淑珍搜集与整理了多部鄂伦春民间说唱文学——“摩苏昆”,使这一濒临消失的古老文学形式为世人所知,引发了关于这一文学形式是否是民族史诗的争论。同时,《鄂伦春族文学》成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七·五”国家重点课题,此项研究课题的完成不仅是对鄂伦春族文学的贡献,而且“它关系到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与深邃的内在凝聚力认识的大事。”^[5]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其与经济、教育的紧密关联。鄂伦春族文化研究集中关注与经济问题相关联的文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民族风俗习惯问题等,研究重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因为,鄂伦春人居住的北部边疆虽然资源较丰富,但经济欠发达,因而,如何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实质上,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经济发展的快慢与人的文化水准的高下密切相关,而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必须依靠教育,“从民国以来,在鄂伦春族聚居的村屯及附近的城镇,陆续兴办了一系列的省立或公立的鄂伦春学校。”^[6]同时,教育更是民族语言学习与传承的基地,属于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基础领域。

21世纪以来,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热点始于萨满信仰,而后,渐次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与语言学的范畴转向文化研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2004年《中国民族》的专题栏目——“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特别是由钟进文主持的第6期,他通过对于怒族、鄂温克族、鄂伦春等族文学研究分析,回顾了20多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态势,认为是无论从作品本身、还是从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消费来看,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已经具有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这一时期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显现多元化、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发展趋向,学术论文主要有田青《“满盖”的意象与鄂伦春民间故事的文化氛围》、田刚《鄂伦春民族的兽皮文化和桦树皮文化》、刘晓滨与刘远《鄂伦春民歌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研究》、于学斌《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鄂伦春族居住文化》、王晓芳《鄂伦春狩猎文化研究》、严墨《鄂伦春火文化变迁》、于富业《论黑龙江省鄂伦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王为华《文化生态学视域中的鄂伦春传统渔猎文化》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三少民族文化”作为现代文明载体的时代风貌及其现代文明的意义,“今天的许多灾难难道不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吗?因此,可以说鄂伦春族文化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参照的文化标本。”^[7]此外,还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政策对民族文化融合的促进、相邻民族间的文化互动、民族政策与民族文化复兴、鄂伦春族原生态文化的静态与动态保护等内容。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基于前期田野调查与科研活动书写的文字档案、学术专著及期刊论文,还有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与黑龙江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的内部资料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所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加之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文化多元问题的日益凸显,无

不促成了我国学术界对鄂伦春族文学的进一步关注与深入研究。

三、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方法、内容与范式上的发展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思路是以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一个经常发生文化互动的地域空间为根基的,研究者尽量将散乱的鄂伦春族文史材料还原为文学史,并考察在这一特定区域中不同时期以文学为突出特征的文化自身特点的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历史上,我国北部少数民族活动极其频繁、文化面貌也相当复杂,对于鄂伦春族文学这一区域文学的研究,必须以动态的方法观察其演变历史,才能发现它在时间、空间范围内的发展与内在联系,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在研究方法上,达成跨学科、有机地、最大限度地分析鄂伦春族文学的历时特征及其生态文明内涵,并从生态文化研究、社会学、文化哲学、文艺美学等研究角度提出新的认识。就理论层面研究而言,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要理论证明鄂伦春族文学是鄂伦春族文化的主要载体,鄂伦春文化可以保障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即实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保护即是科学地规划已有的鄂伦春族文化资源,传承即在已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外交流、吸收全球文化精华而实现文化延续。就文化实践来看,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实践汇集与整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鄂伦春族生活区域的实地考察与田野作业,进一步补充与完善了现有的资料。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内容要在鄂伦春族文学传承的现时“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及前期研究成果,做出鄂伦春族文学背景的实况描述、民间文学与文化载体与象征关系的研究,致力于鄂伦春族文学史的建构。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内容的重点将定位于:一是对鄂伦春族传统文学与鄂伦春族新文学之间的比较、与中国北方民族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对其分布、年代、基本文学面貌与主要特征、文化变迁与文化传播等重要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分析、研究,探明其文学史的基本发展演变和系谱关系。三是论述鄂伦春族文学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然后,综合鄂伦春族文学的全部资料,将鄂伦春族文学放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从生态美学与文化哲学研究的高度探讨鄂伦春族的生活变迁及文学的交流、互动与传播的关系,对鄂伦春族文学中的众多文化现象做出客观的判断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民族文化变迁、文化融合、文化濒危、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及面临的困境与发展的契机与中国北方的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日本的阿伊努、韩国的高丽、俄罗斯的那乃、蒙古国的蒙古等东北亚民族的共时与历时比较研究,主要通过文学方面的微观分析,最后在宏观上进行文化的综合与概括,力图对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从本质上对其生态文化特征和区域文化传统加以把握,构建一种比较系统的中国生态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以弥补目前中国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不足。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范式立足于发展鄂伦春族的优秀文化,促进各民族间的日常交流,破解理性趋利决策造成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心理与情感隔离,只有增强鄂伦春族文学所拥有的强烈民族情感与纽带,才能逐步提升鄂伦春人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缓解民族处于依赖性的增强与自我保护心理的强烈矛盾。总而言之,合而为一即是融合与超越,融合即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进步相协调、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相共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世俗艺术与高雅艺术相共生等;超越即实现少数民族文化教化、少数民族文化创新、少数民族文化全球扩散等。

四、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业绩、问题与对策

鄂伦春族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承载着鄂伦春族人民的哲学观、审美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展示了鄂伦春人天人合一、达观乐生、热爱自然的生态文明。伴随鄂伦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在文艺的起源与基本概况、语言学与文学类型、作家及作品批评、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国内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前辈学者在近一个世纪里创下的学术业绩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层面取得的科研成果相对于鄂伦春族文学的存在与发展而言,已往的研究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者多以传统文学作品为主,少有对鄂伦春族新文学的研究,缺乏口承与文本的综合文化研究;二是侧重与鄂温克族文学、达斡尔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缺乏鄂伦春族文学本身的历时研究;三是没有“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与象征系统”的话语体系建构;四是多以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叙事学的记述和文化研究为主,少有与文化哲学、中国文学史、文艺美学、生态审美文化相结合的高层次理论研究。另外,诸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的鸿篇巨著虽然可以成为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参照体系,却没有独立的篇章论及鄂伦春族作家与书面文学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的缺失与遗憾,这些著作包括吴重阳与陶立璠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作家传略》;1986年—2004年,李鸿然主编《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马学良等1992年与1997年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1993年,特·赛音巴雅尔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针对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拓宽鄂伦春文学研究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区域文化、文化哲学、生态美学与全球化的理论视角。

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是文化全球化,受全球强势文化传播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部分属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处于快速式微状态,“人们担忧这种文化的消失,是因为意识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踏上了一条远离自然的路。”^[8]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主要不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是现实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与文化的需要。1945年,美国作家杜波依斯指出,“全球性问题的本质就是‘少数族群的问题’。”^[9]霍米·巴巴也强调了全球化先始于一国内部的观点,这些理论自然涉及到本土层面的文化多元化问题。就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而言,指涉的是民族文学多元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大众、审美与政治、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

综观鄂伦春文学研究史,我们可以通过鄂伦春族文学研究实践,坚持日常生活原则、生命原则、生态原则、创新原则、主体性原则、民族性原则、区域性原则,以探索适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导人们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鄂伦春族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为中华民族文学研究提供理论素材。另一方面,通过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联,可以倡导文化多元与族群差异性认同,从而拓展鄂伦春族文学发展的空间;通过对鄂伦春族文学中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进行地域性的学术阐释,将长时期以来被人们视为边缘的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纳入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格局中,这有助于完整地描绘出中国文学的发展全貌。

此外,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有助于打造本土的语言文化、狩猎文化、信仰文化、冰雪文化、山林文化、医药文化、法制文化、生态文化与审美文化等,积极探索民族文学与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对话的路径,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开拓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广阔前景。同时,鄂伦春族文学的深入系统研究将有利于开发与建设边疆文化,能够协助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积极构建内蒙古与黑龙江两省的文化产业链,为党和政府构建和谐的文化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依据。

参考文献

- [1]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编.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关系史论著目录(内部刊印)[M].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 1987: 122.
- [2] 钟进文. 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未来——人口较少民族的书面文学掠影[J]. 中国民族, 2004, (6).
- [3] 盛林、宫辰、李开. 二十世纪中国的语言学[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5: 448.
- [4] [德]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宋建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81.
- [5] 徐昌翰、隋书今、庞玉田. 鄂伦春族文学[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3: 序言 p2.

- [6] 李瑛. 鄂伦春族教育史稿[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7:167.
- [7] 毅松、涂建军、白兰. 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化研究[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7:480.
- [8] 孙曾田. 正在逝去的山神[M]. 人与生物圈, 2003, (6).
- [9] [美] 霍米·巴巴. 霍米·巴巴读本[M]. 张颂仁等主编.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47.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n Oroqen Literature

Wang Bing-zhen

(Daxing'anling Vocational College, Jiagedaqi, Heilongjiang, 165000)

Abstract: Literature play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ncyclopedia about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nherits Oroqen's ethnic spirit and promotes human's comm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o Oroqen which only has oral language but hasn't written language. The research of Oroqen Literat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since Nineteen Eigh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of Oroqen Literature will construct new criticism discourse of Oroqen Literature, exploring the academic growing point, strengthening symbiosis of Oroqen Literature in order to eventually reach dialogue between various national literatures in the world.

Keywords: Oroqen; literature research; globalization; dialogue

作者简介: 王丙珍 (1972-), 女, 汉族, 山东潍坊人, 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美学专业 2009 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当代审美文化。

基金项目: 本文是 2011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鄂伦春族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11YJC751072) 阶段成果之一。